

男左女右

郑州地理

淇水古寨伫千年

史根周

沉默是最好的试纸

孙道荣

咖啡馆一隅，一男一女，闲聊甚欢。他们一直不停地说着，似有说不完的话。男子说到兴处，辅以手舞足蹈，引得女子格格发笑，不时附和。忽然，男子停了下来，似乎是刚才那个有趣的话题讲完了，一时又没有找到新的适合的话题，女子看着男子，欲言又止。

两个人就这样你看我，我看看你，又慌乱地把眼睛瞥开，骤然陷入沉默。仿佛整个世界，都寂静无声了。

男子几次试图再张嘴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又咽了回去。女子笑笑，仿佛若无其事的样子。空气中弥漫着怪怪的咖啡味。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因为这突然而至的沉默，两个原本聊得甚欢的人，脸上都露出掩饰不住的尴尬。

不知道是该说的都说完了，再也无话可说了，还是忍受不了这难堪的沉默，两个人最终起身离去。

而他们的邻桌，坐着的也是一对男女，样子既像是一对结婚已久的夫妻，又仿佛是一对熟稔的老朋友。两个人品着咖啡，偶尔说几句话。更多的时候，男的似乎在发呆，而女的用小勺优雅地搅拌着咖啡，呷一口，抬头看着男的，她就那么看着，不说一句话。男的收回目光，与女的目光相撞，会心一笑。

他们就那么安静地坐着，也许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也许他们压根就不是为了找个地方说话的，他们来，只是为了坐一坐，喝一杯咖啡，瞥一眼窗外，倘若忽然想到了什么，就偶尔说一两句话，其他的时候，他们沉默，各自安静地想着什么，或什么也不想。他们丝毫不会因为沉默而感到尴尬，抑或沉默，倒是他们此刻最大的享受。

沉默是最好的试纸。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关系到底有多融洽，或者有多和谐，不是看他们在一起时有多少话可说，也不是看他们在热闹时的表现，而是当他们沉默时，是否因为彼此的沉默而冷场，尴尬，沉闷，难受，手足无措，甚至觉得窒息。

有人说，关系的理想境界是什么？好的关系，连沉默都舒服。

两个人在一起，不说话，不对视，只是发呆，走神，或各忙各的，各想各的，却不觉得无趣，也不觉得难堪，没有不自在的感觉，而是放松，舒服，坦然，这说明，这两个人若非亲人，就是夫妻；若非老夫老妻，就是心心相印的情侣；若非情侣，就是知己，真正的朋友。

连沉默都让你舒服自在的人，是真正懂你的人。

我的岳父母，都快80岁了。他们在一起厮守了大半辈子的时光。记得刚退休时，他们整天在家里说话，似乎要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话抓紧说完。有时，说着说着，因为观点相左，还会发生激烈的争执。

现在，他们的话却越来越少了。一天中，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沉默中度过的。他忙他的，她忙她的，或者，他晒他的太阳，她晒她的太阳。他们习惯了（她）就在身边，却并不一定要说点什么。到了中午12点，她会从药盒里分好药，一杯是他的，一杯是自己的。而他已经准备好了温开水，一杯是她的，一杯是自己的。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温开水一般的沉默。

李德林看她说得这么难听，一下子怔住了。徐亚男昂着头，说：“我给李家生了个大胖儿子，我为啥不能露露脸儿？我就是要让亲戚朋友们都知道，我给你李家生了个儿子，你李家有后了！咋？！”李德林仍然坚持说：“不行就是不行。”徐亚男说：“你不让摆酒，我娘家这一关都过不去！哼，你不让在省里摆，我去乡下摆。这行了吧？”李德林迟疑了一下，仍然说：“不行。”徐亚男二话不说，上前在孩子的屁股上拧了一把，孩子哇哇地哭起来……她抱起孩子，对小保姆喝道：“跟我走。”李德林只说了一个字：“你——”就这样，徐亚男不顾李德林的反对，径直带着孩子回乡了。

孩子满月这一天，可以说是徐亚男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天了。在这一天里，她的头一直高高地昂着，尊严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后来，徐亚男曾私下里对人说：她这一辈子，值了。

“满月酒”是托梅陵县委书记

淇水古寨分南寨和北寨，北寨早于南寨，位于郑州新郑市观音寺镇南端。淇水寨南临许昌的长葛市，北向郑韩古城，东靠107国道，西部紧邻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唐户遗址，淇水寨是唐户遗址的主要组成区域，是一处远近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寨村落。

淇水寨因紧临淇水而得名，有数千年的历史。据史籍记载，淇水古称澠水，后改为姬水，黄帝时期伐蚩尤统一中原部落后确立了新的图腾，遂改姬水为淇水。据《水经注》二十二卷注：淇水源出大隗山（具茨山），东南向流入颍水、淮河。

北寨（淇水寨）是一个四面环河之独立古堡，其寨高墙厚，墙垛绵延，炮台分设四个寨角，寨门既“关爷楼”门，是唯一的出入路径。此门楼上面供奉着集忠、义、勇为一身的“关圣帝君”，故称“关爷楼门”。此楼门坐北面南，下层是拱洞式建筑，拱洞上方镶嵌石刻“淇水寨”，上层是翘檐式古建筑。

“关爷楼门”雕梁画栋，关公塑像丈八开外，执青龙偃月刀端坐门楼正中，关平、周仓分列两旁。沟至顶，数丈有余，更增加了寨门雄壮、奇、险、神。旁边还立有两通石碑，一通记述一江西同知为躲避太平天国运动至此避难的过程。另一通记述淇水寨的历史（已毁）。中轴线北端与门楼对应的是财神阁。寨内十字巷坐落着三十八个明、清四合院，东西巷排列八个门楼，院中有千年古槐。门前的石狮和“三斗”旗杆彰显着主人显赫的功名与地位。门楼内悬挂着“文魁”“进士及第”“大夫第”匾额。《新郑县志》记载，这里是“有新郑巨族”之称的清

朝新郑县内出官员最多的刘氏家族。清朝从刘家走出的五品官员九个，七品以上官员十九个，其中有钦差大臣、刑部郎中、大理寺正卿、道台、知府、主考、内阁中书、同知、知州、知县等官职。清朝后期战乱频繁，周边的达官贵人为躲避兵匪之扰，刘氏姻亲纷纷前来投靠，因寨小不能容纳，遂在寨外筑房盖屋，一有匪情，大家撤入寨内。年复一年，房舍日多，人口日众，逐渐与原住民连成一片。刘家子孙枝繁叶茂，长工仆人口益众多，修建新寨已成当务之急，刘家族人就倡议众人统一组织，利用附近有利地形，重筑一个新寨，即淇水南寨。

淇水南寨建于清朝咸丰年间，赵氏家庭乃名门望族，殷实富裕，秀才赵松兰深知匪患之重，带领众人于构筑南寨花费了大量人、财、物，居功至伟，居东街要冲；路两旁楼房林立，庭院深深，俗称“老三门”，临街高门楼挂有“德被乡里”匾额，透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杨氏家庭富甲一方，清初即有其先祖杨万成带领家人从长葛南席镇入住此地，人丁兴旺，财源茂盛，为建南寨立下不朽之功。遂在西街筑起典雅的四合院二十三处，俗称“北四门”“南四门”，其华贵程度比刘氏家庭有过之而无不及。

淇水南寨筑有五道寨门，各有两层拱洞式门楼，俱青砖建筑。南门石匾曰：“淇水寨”，竖匾上“乾元”，乾元其意谓：统天，元是乾德之首，指天，指帝王，这里意指黄帝。东南门曰“永固”，意谓永远

坚固。东门曰“观澜”，意谓观淇水河之波澜美景。西门曰“景峰”，意谓在此赏陔山之峰胜景。北门曰“聚星”，“聚星”楼上，供奉的是黄帝，简称黄帝楼门，也叫黄帝祠，距北门外黄帝口不足三百米远。

寨门两边是高大的土寨墙，数丈有余，有墙垛，四周筑有青砖炮台，安放滚水礮石，配有铸铁土炮和抬枪，置专人司守瞭望。寨内有黄帝祠、文昌阁、财神阁、眼明堂、关爷庙、观音庙、土地庙等遗址。寨外向西南不足二里地还有一座清朗寺。寨中以十字街为中心，分东、南、西、北四道主街，沿街商号林立，房舍参差，买卖兴隆。主要商号有晋升恒、广泰源、益泰谦、延龄堂、葆和堂、馥源湧、城源、义顺和、福聚楼酒店、美孚洋行等。淇水寨每日早有集市，每年还有四次古庙会。这里为人民提供了民品交易和生活便利。清朝至民国，这里是新郑县南部、长葛北部、禹县东部重要的人流、物流、商业贸易、民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淇水寨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还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古寨堡。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新郑、禹县、长葛抗日救亡联络处曾设在淇水寨内。

如今，古寨仅剩下部寨墙、寨门遗址和少部分古建筑遗址。每当我回家探亲，看淇水寨的发展和变化，走近部分复建的寨门楼和寨墙，看到省历史文化名村的牌匾，时有兴奋，但再也找不到青华爷家在西街的青砖蓝瓦门楼和门前青石板街道的感觉。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朝新郑县内出官员最多的刘氏家族。清朝从刘家走出的五品官员九个，七品以上官员十九个，其中有钦差大臣、刑部郎中、大理寺正卿、道台、知府、主考、内阁中书、同知、知州、知县等官职。清朝后期战乱频繁，周边的达官贵人为躲避兵匪之扰，刘氏姻亲纷纷前来投靠，因寨小不能容纳，遂在寨外筑房盖屋，一有匪情，大家撤入寨内。年复一年，房舍日多，人口日众，逐渐与原住民连成一片。刘家子孙枝繁叶茂，长工仆人口益众多，修建新寨已成当务之急，刘家族人就倡议众人统一组织，利用附近有利地形，重筑一个新寨，即淇水南寨。

淇水南寨建于清朝咸丰年间，赵氏家庭乃名门望族，殷实富裕，秀才赵松兰深知匪患之重，带领众人于构筑南寨花费了大量人、财、物，居功至伟，居东街要冲；路两旁楼房林立，庭院深深，俗称“老三门”，临街高门楼挂有“德被乡里”匾额，透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杨氏家庭富甲一方，清初即有其先祖杨万成带领家人从长葛南席镇入住此地，人丁兴旺，财源茂盛，为建南寨立下不朽之功。遂在西街筑起典雅的四合院二十三处，俗称“北四门”“南四门”，其华贵程度比刘氏家庭有过之而无不及。

淇水南寨筑有五道寨门，各有两层拱洞式门楼，俱青砖建筑。南门石匾曰：“淇水寨”，竖匾上“乾元”，乾元其意谓：统天，元是乾德之首，指天，指帝王，这里意指黄帝。东南门曰“永固”，意谓永远

坚固。东门曰“观澜”，意谓观淇水河之波澜美景。西门曰“景峰”，意谓在此赏陔山之峰胜景。北门曰“聚星”，“聚星”楼上，供奉的是黄帝，简称黄帝楼门，也叫黄帝祠，距北门外黄帝口不足三百米远。寨门两边是高大的土寨墙，数丈有余，有墙垛，四周筑有青砖炮台，安放滚水礮石，配有铸铁土炮和抬枪，置专人司守瞭望。寨内有黄帝祠、文昌阁、财神阁、眼明堂、关爷庙、观音庙、土地庙等遗址。寨外向西南不足二里地还有一座清朗寺。寨中以十字街为中心，分东、南、西、北四道主街，沿街商号林立，房舍参差，买卖兴隆。主要商号有晋升恒、广泰源、益泰谦、延龄堂、葆和堂、馥源湧、城源、义顺和、福聚楼酒店、美孚洋行等。淇水寨每日早有集市，每年还有四次古庙会。这里为人民提供了民品交易和生活便利。清朝至民国，这里是新郑县南部、长葛北部、禹县东部重要的人流、物流、商业贸易、民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淇水寨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还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古寨堡。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新郑、禹县、长葛抗日救亡联络处曾设在淇水寨内。

如今，古寨仅剩下部寨墙、寨门遗址和少部分古建筑遗址。每当我回家探亲，看淇水寨的发展和变化，走近部分复建的寨门楼和寨墙，看到省历史文化名村的牌匾，时有兴奋，但再也找不到青华爷家在西街的青砖蓝瓦门楼和门前青石板街道的感觉。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

秋晚的这一站，我总是敏感于风声，较之于鏖战一度秋的红叶，较之于已到手的收成，较之于匆匆卸地筑巢穴的虫鸟。

风从四面来。消息却雾暗云深。匹夫林立，野草遍地。站在尘世的凝霜上，谁能辨别这一次，金风何处倾斜玉露何处泼散？

天未老，秋已晚。时光一声喟叹，秋风早已白驹过隙。只有在更深的秋中行径。失心的影子，四顾茫然。

但我还是信任秋天：信任尘埃如洗的高亭，放下纠葛的丛林总总；信任袒露野性的黄土，雷响怒生的无惧无畏；信任纸鸢的冲天而起，预设梦想的再次出征；信任野火的烛天熊熊，奉上赤诚的去腐救生。

秋来，寒亦来，寒后一刀切，秋风除外。唯精猛者才会刷的一声甩掉影子，甘做一次彻底的秋风。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坚固。东门曰“观澜”，意谓观淇水河之波澜美景。西门曰“景峰”，意谓在此赏陔山之峰胜景。北门曰“聚星”，“聚星”楼上，供奉的是黄帝，简称黄帝楼门，也叫黄帝祠，距北门外黄帝口不足三百米远。

寨门两边是高大的土寨墙，数丈有余，有墙垛，四周筑有青砖炮台，安放滚水礮石，配有铸铁土炮和抬枪，置专人司守瞭望。寨内有黄帝祠、文昌阁、财神阁、眼明堂、关爷庙、观音庙、土地庙等遗址。寨外向西南不足二里地还有一座清朗寺。寨中以十字街为中心，分东、南、西、北四道主街，沿街商号林立，房舍参差，买卖兴隆。主要商号有晋升恒、广泰源、益泰谦、延龄堂、葆和堂、馥源湧、城源、义顺和、福聚楼酒店、美孚洋行等。淇水寨每日早有集市，每年还有四次古庙会。这里为人民提供了民品交易和生活便利。清朝至民国，这里是新郑县南部、长葛北部、禹县东部重要的人流、物流、商业贸易、民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淇水寨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还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古寨堡。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新郑、禹县、长葛抗日救亡联络处曾设在淇水寨内。

如今，古寨仅剩下部寨墙、寨门遗址和少部分古建筑遗址。每当我回家探亲，看淇水寨的发展和变化，走近部分复建的寨门楼和寨墙，看到省历史文化名村的牌匾，时有兴奋，但再也找不到青华爷家在西街的青砖蓝瓦门楼和门前青石板街道的感觉。

崖而后飞瀑，像兼葭该有一次披锦而后劲拔，像我时常把弄的那只湖州狼毫笔该有一次褪毛而后知墨。

秋风扶摇，兼葭生白。好吧，好啊。从此有了秋叶回望的眼神，从此开始秋气磊落的扶摇——行止皆从于心。

秋风留下一些影子 风声过耳。几乎用不着谛听。昨天还衣单衫薄，今天就瑟瑟抖抖。身冷和心凉，乍暖与还寒。将息，谁能谁推，谁压根儿就未曾列入压仓的预算？